

对话宝瑞

文化 饥渴

冯成平 张宝瑞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

对话宝瑞

冯成平

张宝瑞

著

文化 饥渴

中国档案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饥渴：冯成平对话张宝瑞 / 冯成平张宝瑞著.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 5

ISBN 978-7-80166-941-4

I. 文…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45327号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106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三河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787 × 1092 1 / 16 印张 / 11.25 字数 / 15万字

版次：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序

2月23日与张宝瑞老师一番彻谈之后，我们计划将此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生对话记录下来，成书出版。在整理张宝瑞大师的资料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张题为“文化饥渴”的照片。

作为一个文化商人，这四个字让我触目惊心！

张老师的代表作之一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诞生在一个文化荒芜的年代，这本书在当时无疑是一股清泉，满足了很多人的对于文化的渴望！而今时今日，我们的图书市场每天都有新书诞生，可在一些方面我们仍身处“荒漠”，依然感到“饥渴”。

这些饥渴表现在：“艳照门”事件在网络上疯狂流传，一批又一批网友乐此不疲地点击“观赏”，然后绞尽脑汁去猜测那些没有公布名称的女主角是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一个赤裸的明星，而是这些人猥琐的灵魂！这让我想起了之前饱受争议的影片《色·戒》，很多人为了那些被删减的激情镜头，特意赶往香港观片。在国内禁播的《苹果》也一度成为网络上下载量最高的电影之一。有人称之为艺术，我想能理解其中艺术深意的寥寥无几，这些人只是在观赏一种被扭曲了的性文化！

前两年热热闹闹的电视选秀节目也一样，在那样的潮流之下，少男少女们相信自己可以凭借美貌与歌声一夜成名。人生的意义只是抓住漫天飞舞的短信投票一件事情。

文化饥渴？在一个文化产品充裕的时代，我们感到有些迷失！为什么？没有优秀的文化武装我们的灵魂，等于没有衣服遮掩我们的身体！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产品，可我们还渴望更多，就像渴望用五彩绚烂的华服装饰我们的身体一样。这不是某些人的欲望，而是一个时代的诉求！

我与宝瑞兄决定将我们对于人生的认识整理出版。作为一个滋润过一个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宝瑞兄决定将他的成长经历公诸于世，让所有人了解《一只绣花鞋》背后的故事；同样的，我也会将自己从一个“专职农民”到“文化商人”的人生历练一一道来。我们渴望用一个真实的自己去滋润这些文化饥渴。

冯成平

2008年3月

目 录

序	1
1.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非常大	3
2.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10
3. 《落花梦》——中国后现代文学首部经典作品	17
4. 最早揭露“买官卖官”现象的文学作品	19
5. 《国恋》是最早反映“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文学作品	58
6. 我第一次看见死尸	61
7. 我把一个人咒死了	61
8. 一个22年的悬念	61
9. 三月一日是我生命中特殊的日子	61
10. 爱情是一种感觉和憧憬	64
11. 我的新闻从业生涯	69
12. 侠是一种精神	74
13. 梁羽生称我的武侠小说名副其实	84
14. 与萧逸商榷“君子尚风流”	88
15. 真正的大侠内心非常孤独	92
16. 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水落鞋出	94
17. 爱母亲胜于爱绣鞋	106
18. 金蔷薇文化沙龙应运而生	113
19. 你到底想要什么	116
20. 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而让你的理想坐在峭壁上	121
21. 我天生不信邪	137
22. 悬疑小说更要追求诗意美	140
23. 鬼都是人造的	157
 附录：	
张宝瑞人生年表	164
张宝瑞作品目录	168



被访人：张宝瑞

访问人：冯成平

张宝瑞：著名作家、书画家、社会活动家。1952年8月23日出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197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从事小说、影视剧本、诗歌等创作，文革手抄本代表作家，代表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大陆武侠小说代表作家，代表作：《醉鬼张三》、《八卦掌董海川》、《真假慈禧》等。中国后现代小说代表作家，代表作：《落花梦》、《憧憬》、《空中，有无数深邃的眼睛》等。他还是中国当代文人画代表画家，代表作：一百个姿态各异的钟馗形象。他的书画作品已被王羲之故居纪念馆、九华山佛教圣地、刘海粟纪念馆等处收藏。他的两部文革手抄本原创作品手稿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他是目前我国创作领域最广、发表的文学作品甚多的作家，曾出版25部长篇小说，出版作品包括诗歌（朦胧诗、旧诗）、散文、剧本（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电视剧本）、小说（意识流、后现代、言情、武侠、悬疑、神话等）、文学论著等。金庸、梁羽生、萧逸等都对他的武侠小说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描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生历程的长篇小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人为谁活着？》、《夜香》、《走投无路》等也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他还编剧上演电影《醉鬼张三》；电视连续剧《梅花档案》、《儿童城——中国独生子女启示录》、《神医朱丹溪》等。根据他的“文革”手抄本《一只绣花鞋》改编的电视剧《梅花档案》收视率名列前茅，曾获全国电视剧风云奖，被誉为中国首部悬疑惊悚电视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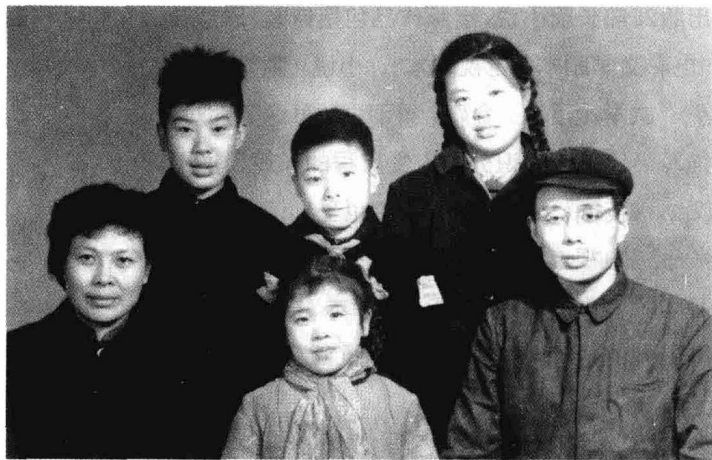
文化饥渴

成平：张宝瑞先生，您是通过自己个人奋斗的成功人士，从一个只有中学初一年级的上学程度的炉前工，度过十年“文革”岁月，粉碎“四人帮”以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后成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您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

宝瑞：我很小就崇尚毛泽东的一段话：天不要怕，地不要怕，鬼不要怕，神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对于今天和将来，这些话都有意义。历史上中国人在封建社会中跪久了，有的人奴性意识比较多。其实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成平：您对您的前半生如何论定？

宝瑞：每个人一生都有故事，有的多，有的少，有的喜多，有的悲多，有的多情，有的无情；有情的说天下有情，无情的说天下无情。有运的说天下有运，无运的说天下无运。孰是孰非，自有论断。我写的一首自鉴诗是对我前半生的小结，其中也写了手抄本的境况，诗中贯穿了我的五部著作，即《一只绣花鞋》、《落花梦》、《醉鬼张三》、《孽海侠魂》、《云居寺》。诗曰：凄厉半生苦语迟，沧桑笑对榜揭时。绣花鞋落无人觅，落梦花飞有谁知？醉鬼原来佯自醉，痴侠依旧青衫痴。书魂孽海飘无定，望断云居有泪湿。我的故事从我的家谈起，我父母的恋爱经历是很曲折的。我祖籍山东省荣成，母亲王桂英原籍山东蓬莱，爷爷是手工业者，父亲张洪义是穷苦的知识分子，父母都出生在辽宁大连，他们是大连财会学校的学生。母亲是大家闺秀，她的父亲是一位富商，家庭富有，后来家业败落。母亲生得美丽，她是一个典型的大连人，善良、正直、热情、大方。她对待仆人、伙计和侍女总是非常和蔼，有时候还教他们识字，很受人敬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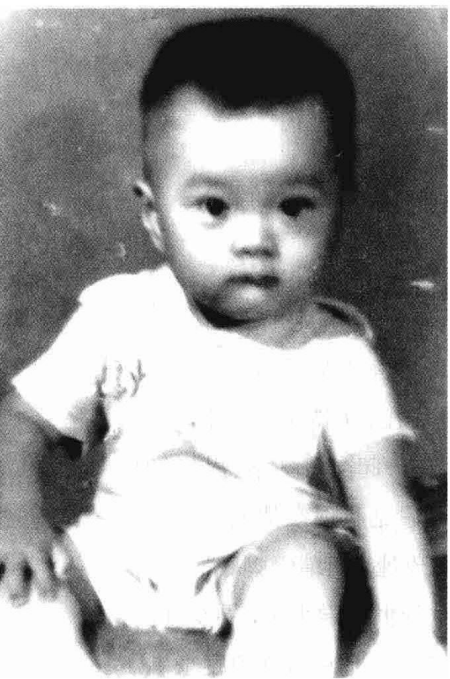


摄于1961年，后排中立者为张宝瑞。

当时的这个时代很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最初的时候，外祖父决定把母亲嫁给一个开铁工厂的资本家。但母亲与父亲在学校时的感情非常好，他们自由恋爱，后来决定一起离开大连。他们先去了沈阳，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后，

来到了北平，那时正好是1946年，两个人就在北平定居下来。在北平定居以后，父亲先后在一些单位任职员，母亲开始并没有去工作，所以一家人就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父亲被抓壮丁，这可急坏了母亲，她四处奔波，好不容易才把父亲保出来。建国以后，母亲也开始工作，先是做居委会的主任，后来，又在一家小工厂做过厂长，最后又去北京商标印刷五厂从事供销工作。而解放后，父亲的工作状况也有所改善，在1950年的时候，进入了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会计师。

我1952年8月23日出生，5岁至23岁居住在东城喜鹊胡同十号大院。



张宝瑞幼童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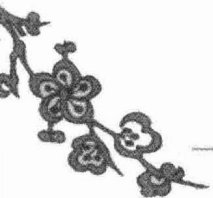
“瞧，这双眼睛，多有灵气！”

1.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影响非常大

小的时候我就对文学特别感兴趣，以天下为己任，信奉的信条是“天下本天下人之天下，何为一人之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段话对我影响非常大；还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也是我人生的一个信条，就是一种不怕死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我的思想里根深蒂固的根本原因，我觉得，在于母亲对我的教育，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的母亲就给我讲很多道理，比如她教育我如何做人，她觉得为人要善良、要多帮助人，行善积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开始我还不明白，但渐渐讲的多了，我的年龄也不断增长，对她讲的东西也就能理解了。而且，母亲还给我买来了大批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连环画，4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我每天看，有的翻了好几遍，最早买的一些连

环画后来都看烂了。看这些连环画在当时更多的是因为觉得好玩，到后来才渐渐觉得，它培养了我的文学爱好。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重要。而且，看连环画也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那时候，我和哥哥小小年纪为了看更多的连环画就有了经济意识，我们在东单到王府井之间，有时候是在电影院的门口那儿摆一个小书摊，在那儿卖小人书或是交换小人书，卖书得来的钱再去买小人书，循





文
化
饥
渴

环下去，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的。



1966年“文革”爆发时的张宝瑞，摄于北京东单喜鹊胡同十号大院门前。

不要为了摘取远处的红玫瑰，而踏碎脚底的白菊花。

“文革”初期，我看过一些书，这些书多是表哥姜立忠借给我的。表哥是大姨的儿子，他比我大一岁，北京二十五中学生，也住在喜鹊胡同。从1966年一直到他当兵，他都是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文学、思想。他当时拿了一本书，书名叫《成功之路》给我看，书里有两段话我现在都能记清楚，是自己很喜欢的格言。一个是“不要为了摘取远处的红玫瑰，而踏碎脚底的白菊花”。这句话很深刻，我觉得那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从处世哲学来讲，不要好高骛远、想入非非，不要盯着海市蜃楼，而应当从小事做起。二是从情感角度来讲，不要为了风度翩翩的女子而忽略自己的妻子。第二段话是“坚忍是成功的钥匙”。坚忍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境界，如何能达到坚忍的境界其实很难，这句话影响我，使我变得大度、容人。

表哥有一个同学，是阿英的后代，他家里藏书特别多，他经常借给表哥大量的书，我经常又从表哥那里借来看。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叫邢曙明，他的家里藏书也特别多，我时常向他借，所以我在“文革”初期就已经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司汤达的《红与黑》、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那时候我才14岁。我最喜欢的就是文史

哲方面的书籍。

小时候我还组织了胡同的话剧社，喜鹊胡同的小伙伴们自己编剧本、相声、小品、三句半等，然后自己在胡同里演。我还记得，那时候表演比较出色的两个小伙伴，一个大名叫黎书香，小名叫丫头，敢闯敢说；另一个叫那忆贤，是满族少女。我们在大门洞里经常表演一些木偶剧，吸引很多人来看。

我小时候是很倔犟的。一次，附近有个练摔跤的青年带着他的弟弟来找我哥哥寻衅。他上来就把我哥哥摔倒在地上，按住他，问他服不服？那时我哥哥是这个胡同的孩子头。我一见就急了，那时我十来岁，练摔跤的人的弟弟和我岁数差不多，我上去给他弟弟来了个大背摔，把他摔倒在地，按住他，对那个练跤人说：“你放开我哥哥，要不然我要他的命！”练跤人慌了，连忙放开了我哥哥。

成平：听说您居住的环境对于您写作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宝瑞：应该说，喜鹊胡同十号大院对我后来创作梅花党系列故事产生的影响非常大。对我来说，喜鹊胡同十号大院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十号大院里度过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里正是我创作《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等一系列梅花党故事的源泉所在。我1952年8月23日出生在北京，1956年我们一家人移住东城喜鹊胡同十号大院，1975年搬到朝阳区小庄居住。在十号大院共居住19年。十号大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四进院落，住着十几户人家。据说，抗战之前这里是一对恩爱的年轻日本夫妇居住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人们发现这对日本夫妇被人杀死在浴盆里。抗战胜利之后，这所凶宅由普通中国百姓居住，住的人很杂，有知识分子，有工人，也有无业的人。我家住的是二进院的东厢房，原来是日本人家的厨房，一大一小两间屋子，很小。院子的厕所在三进院后面，每次上厕所都要穿过悠长的回廊，在很多家的窗户前经过，才能到那里。厕所的灯也不知是被哪个坏小子打坏了，门也破了。一



北京东单喜鹊胡同，这是一条古老而神秘的胡同。



文化饥渴

到晚上，漆黑一片。由于小的时候我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因此我对院子里居住的形形色色的人都观察得很仔细。

院子虽然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有三个人精神上有毛病。他们一类属暴力型，那是一个工厂的青年女工，有人诬告她偷了工厂的布，实际上她根本没有偷，一下子就给刺激疯了，疯了以后经常在下雨天从屋里跑出来；我记得她梳着短发，两眼发直，冒着绿色的凶光，脸上长满了粉刺。一类属政治型，后来疯死了；还有一个属青春型，也就十五六岁，看见你就笑。环境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氛，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上厕所要经过三进院，而那个暴力型的女精神病患者就住在三进院，她的房间紧闭，窗户糊满了旧报纸。我13岁时，有一天晚上急欲上厕所，可是哥哥又不在家，于是我想让妹妹陪我去。妹妹使劲摇着她的小刷子辫子，说：“我不去！那儿闹鬼……”我使劲瞪了她一眼，说：“世界上哪有鬼？都是人闹的。”妹妹撅着小嘴说：“后院有一个疯子，她的眼睛可凶了，我怕她。”“胆小鬼！哼！”我拿了一个手电筒，朝厕所跑去。正值冬天，西北风刮得紧。我穿过三进院时，正见疯子的房间亮着微弱的光，里面传出“嚓嚓”的声音。我赶紧跑了几步，冲进男厕所，可是门扣不上，屋里漆黑一团。我扭开手电筒，不亮，忘记放电池了。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墙皮脱落，房上枣树枯枝呼呼地响。我正蹲坑，忽然听到隔壁女厕所那边有动静，呼呼的喘气声……我真的有些害怕了。这时我出现了幻觉：感觉到一块砖落了下来，伸过来一只黑手，黑手紧紧攥着一只镶有金色梅花的绣花鞋……后来这个恐怖故事在“文革”期间流传很广……

在十号大院的三进院里，惟一的一幢两层的建筑就在我家的对面，也就是二进院的西厢房。一层是两户人家，二层的住户姓王，女主人带着两个女儿和父母一起生活，女主人是中学老师，别人都叫她王老师，而王老师的丈夫却从来没有见过。对面的这幢灰色的二层小楼，对我来说是神秘的地方。因为就在我家的对面，所以我总是注意观察着王老师家的情况。但是，她家窗户上的所有布帘子总是挂得严严实实的，一年四季都是一样，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看清里面。只是王老师的两个漂亮女儿总是站在二楼的栏杆上眺望，我们叫她们姐妹。她们若有所思的样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们在想什么呢？那时候，我就问自己，但总也找不到答案。因为通往王老师家居住的二楼的木楼梯，一般不让别人上去。有的时候，我就站在楼梯口向上看，但从来也不敢上去。

王老师的父亲是一个瘦弱的老头，从来不说话。王老师的母亲是一个每天都出去买菜的老婆婆，她驼背，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把楼梯地板踩得嘎吱嘎吱直响，我一听到这种奇怪的声音，就忍不住出去张望。

这些人，使十号大院充满了神秘的感觉。在日后我创作《一只绣花鞋》故事的时候，王老师的两个女儿就成为了故事里黄家姐妹的原型人物。

左邻唐家，住的是一条窄窄的院落。户主原是开滦煤矿的资本家，他满头银发，长得威严阴冷。他的腰有毛病，经常拄着拐杖，在门前晒太阳。他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厚道谦和，二女儿是教师，文雅恬静，三女儿穿装比较摩登。唐家三姐妹成为我小说中白家三姐妹白蔷、白薇、白蕾的原型人物。

在十号大院的生活很有趣，我还记得，在粮食困难的时期，吃不饱，我们这些孩子也一样。于是，我就和表哥常常摘枣吃。十号大院的后院就是一片枣树林，上面的枣子特别大。有一次，哥哥在树上摘枣，我来接。我们把枣放进我穿的挎栏背心里，摘下来的枣子里有很多洋拉子，虫子把我的胸口都咬伤了。

十号大院西临一处西洋式建筑，很神秘，院子有围墙，围墙上铁丝网，院



梅花党北京总部原型建筑东单土地庙下坡三号，
抗战时为日本驻北平领事馆。

子里有花园，可以看见里面的古槐树和秋海棠，开花的时候，飘来淡淡的幽香，那种感觉美极了。西洋式建筑的主体是一幢二层的小洋楼，有地下室，这就是我后来创作《一只绣花鞋》时描写的梅花党北京总部的原型建筑。抗战时期是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文革”期间某部的副部长居住过，那位副部长有个女儿，生得

非常漂亮。那时候，我们喜鹊胡同一群的小伙伴们特别爱踢足球，有时候就会把球踢到院子里去，院子的大门老是关着，我们就去按门铃敲门要球，有的时候，会



是一个老头把足球送出来，而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漂亮的女孩子开门，看到她，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那座院子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神秘。它的地址就是土地庙下坡3号。之所以叫做喜鹊胡同，就是因为10号大院里有一棵老槐树，上面有一个喜鹊窝，取吉祥之意，就叫它喜鹊胡同了。

可以说，喜鹊胡同的十号大院以及大院周围的一些建筑使我萌生了很多丰富的想象，在后来都体现在自己编出的一系列关于梅花党的故事里面。而我写作《梅花党》系列故事的时候，我家还居住在十号大院里，除去冬天天气冷之外，其他几个季节里，我几乎每天都坐在门前母亲种的葡萄架下面写稿子，写着写着，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就又有思路，所以，写完故事之后，我难免也要遐想一下，我家住的院子里会不会有像故事里一样神奇的事物。我还记得，有一天，我突然问母亲：“妈，咱家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啊？”

母亲听了之后告诉我大约是民国的建筑，于是，我就问：“这么老的房子，那院子里会不会有地穴？”

母亲听了之后，看了我一眼：“你小说写多了吧！”

但我还是相信十号大院里一定有地穴之类的东西，后来，我从邻居家借来了一把铁锹，一有时间就在院子里四处乱挖。不过，还真被我挖着了！就在我家小屋窗户的前面，我挖开了一个洞口。那是一个无底洞，特别深，我把石头丢进去，半天才听到声音，而且里面有水流的响声，黑洞洞的，就赶紧把它填上了。但那个挖出来的地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家屋里是地板地，经过数十年，里面藏着不少小动物，时不时爬上来，有陈年的黑盖土鳖、潮虫等。

成平：听说您在上学时作文经常得到老师的讲评？

宝瑞：我小学是在东城区的麻线胡同小学读的，我六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叫王蕴丰，他经常组织文艺活动，对我影响很大。那时，我的作文写得很好，常常被老师讲评。但后来，考中学的时候，我们班总体的成绩不是很理想，可能是因为文艺活动搞得太多的缘故，我考上的是报考的第三志愿二十四中。

北京二十四中在东堂子胡同，当时有60多年的历史，原来叫做大同中学，取求大同的意思，出过曹禺等名人，是男校。初一的语文老师杜玉林，他文学修养很深，处世谨慎。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叫熊文璋。我初一是二十四中少先队的中队长，功课很好，总是名列前茅。在初一临近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66年的6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开始亲身经历着这场十年之久的浩劫，在当时，我最感到遗憾的是在这之前，我被选上了北京市少先队鼓号队的旗手，那时1米60的个头还比较帅气，准备那一年国庆节参加国庆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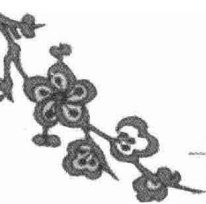


1965年夏张宝瑞在东单喜鹊胡同十号大院东屋家里。

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一届毕业生，即所谓的“老初一毕业生”。由于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不是所谓的“红五类”，因此没有当过“老红卫兵”，但是当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支队长。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我参加了“破四旧”、“红卫兵大串联”等。我看到班主任熊老师被有的同学拴了一根绳子拉着在地上学熊爬。熊老师很胖，她被拉得气喘吁吁，我当时看了非常伤心，因为我是班里的中队长，是熊老师欣赏的好学生之一，但是我不敢吱声。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出身资本家，他的家住在北京站东边，班里的所谓老红卫兵带领同学们去抄家，那是一个四合院，挖地三尺，想找变天账和武器，结果一无所获。当时我们这个班到朝阳区金盏公社下乡劳动。晚上，全班挤在一个大屋里，红五类子弟坐在凳子上，黑五类子弟坐在地上，这一情景对我的刺激很大。我那时才14岁。后来

我们成立了一个红色兵团，只有十几个人，进驻王府井大街一个照相器材商店。那时街上很乱，经常看见有掀斗所谓“牛鬼蛇神”的卡车经过，我记得有吕正操将军，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抗日将军，被造反派押着，剃光了头，挂着大牌子。以后还有胡耀邦等。1966年11月，我带着两个五年级的学生去串联，到了天津、上海、浙江杭州、金华，在上海，我们住进上海市委的大厅，大厅里挤满了人，深夜我觉得身上痒痒，于是爬起来捉虱子。从杭州到金华的列车是装牲口的铁闷车，只有几个装有铁栏杆的窗户，有点像囚车。车里挤满了参加红卫兵大串联的男女学生。中间放着两口大缸，是小便用的，一个供男学生使用，一个供女学生使用，女学生小便时，有许多女学生围成一圈，周围的男学生自动扭过脸。我在十几年后创作长篇小说《西通风云录》时，也写了一个情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

文化饥渴



文化饥渴

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皇家行列西逃时，路过一片高粱地，瑾贵妃想大解，慈禧想出一个主意：让宫女们围了一个圈儿，瑾贵妃在里面方便，用高粱叶子充当手纸。当然这是史实。

那时，我带的一个小伙伴想大便，我们只好在浙江金华下了火车。记得是傍晚，我们走出了车站。周围的空气湿漉漉的，非常清新。我们一直到了江西上饶的集中营旧址。在上饶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同行的一个伙伴因为尿床怕被店主发现，加上当时的形势，我们决定回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因为那时正组织复工、复课，我作为班长，也组织复课。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我还是特别爱看书，可是图书馆已经被封了起来，没有办法去那里看书，后来，我就找机会把书从封闭的图书馆里偷出来看，可见我当时爱看书的程度。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邻居带我去住了在北京日报社旁边的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的家里，我看到何老怔怔地坐在破旧的沙发上。他家里有很多的书，这位文化老人将书分类，文学、历史、经济都分开放着，但都被打了封条，我当时就想：“太可惜了！”

1969年3月1日，我被学校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我们北京24中一共去了24个学生。直到1979年3月1日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工厂整整呆了十年时间。北京铁合金厂是北京最东南的一个工厂，先是归北京市冶金局管，后来划归首钢管，是一个1600多人的工厂，主要冶炼硅铁和硅钙。远处一看，一片烟雾缭绕的景象。它号称是北京的第二大“电老虎”，因为它的电炉耗电仅次于北京热电厂。我到北京铁合金厂报到那天，坚决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号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我被分到了三车间的304号炉做炉前工。

2.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报到之后第一天的晚上就要上夜班，一上炉台，我就愣住了，只见炉火熊熊，温度特别高，沸腾的铁水即使是在冬天也要让人汗流浹背。工厂厂房是半开放式的，风一吹进来，滚滚的烟尘和炉灰四处飞扬。后来，我在炉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坐在前面背唐诗宋词，不知不觉间，飞扬起的炉灰铺满全身，确实有了一种“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意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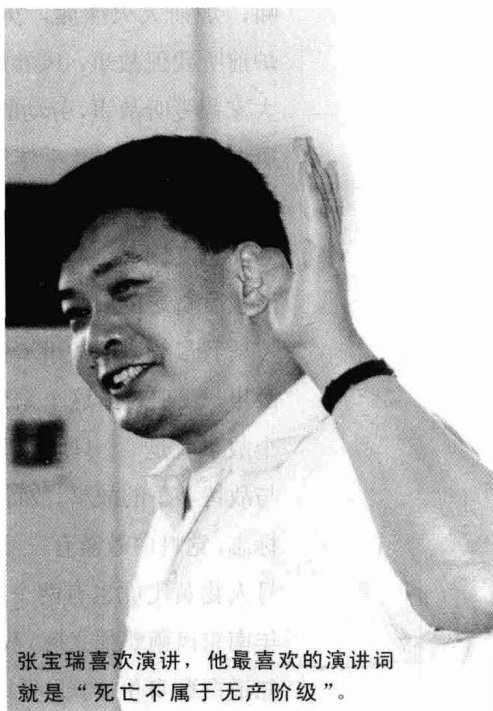
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使我收获甚大，对于我个人思想的磨练、意志的培养以及文学创作基础的奠定，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成平：您是工厂有名的故事大王？

宝瑞：进入工厂工作之后不久，我就被调到301号炉甲班，做生产班长，班里有十几个人。这些工友很有意思，有“小爬虎”刘稳、“神侃大爷”李万安、“小才女”尚丽荣、“老渔翁”冯佑、老金师傅……

实际上，从1970年起，我就已经开始给工友们讲各种故事。那时工厂的工作特别累，而且我们是三班倒，上夜班的时候最难熬。我当时作为生产班长，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大家都爱犯困，于是，我就给大家讲故事。我现编现讲，特别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听我的故事。到该干活的时候，我就结一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于是，大家吆喝一声拿起工具开始干活了，其实他们还都回味在故事的情节里，为了能继续听下面的故事发展，都铆足了劲儿干活，一干完又坐在一堆儿听故事。就这样，讲故事提起大家

的精神头，我的那个班的工人像刘稳、冯佑、老金，一听故事就有了精神，李万安是个小伙子，力大如牛，最爱听故事；还有班里惟一的一个女工人尚丽荣，特别爱好文学，她说听故事就是一种享受。工厂的工作环境特别艰苦，而且很危险，有时候火星溅到脸上、手上，就要被烫伤，所以大家都戴上草帽、手套。屋里特别热，炉前电扇直径足足有一米，但只要我一讲故事，大家就都精力充沛，大家给我倒上茶水，有一个老工友还把他从家里带来的窝头拿出来给我吃，就是为了听故事。那时候，我就把刚刚写好的故事给工友们讲，大家都听得非常入迷，但有些故事很神秘，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就越愿意听，可是听完的时候，一些胆子小的人就不敢上厕所了，因为工厂的厕所在车间外面，而且里面的灯光昏暗，有的时候灯坏了，一点光都没有，所以有的工友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我这一讲就是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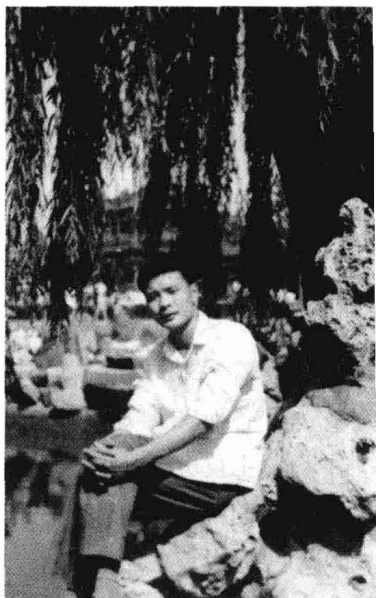


张宝瑞喜欢演讲，他最喜欢的演讲词就是“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文化饥渴

工厂的十年生活就像一场梦，这场梦是在一个人一生中当中最美好的岁月中度过的。冬天上夜班时，寒风呼啸，炉前大火熊熊，火星四溅，全班十来个人围坐在炉前听我侃故事，风卷炉灰，我们都成了“雪人”。由于大家都爱听故事，劳动的积极性也被带动起来了，所以我所在的生产班组几乎年年都是厂里的班组生产冠军，而我因为所在的班组生产上的业绩也“平步青云”，还当了车间团总支副书记，也是每年的先进生产者，可见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时代里，文学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我最初讲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就是关于梅花党的系列故事，我那时给这个系列故事取名《梅花党》，其中第一个故事就是《一只绣花鞋》。这是描写解放前后我侦察员与敌特斗争的故事。敌特梅花组织的每个成员都带有梅花标志，党魁白敬斋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梅花组织第二号人物黄飞虎也有两个风韵十足的女儿，号称“五朵梅花”，手段各有千秋。1948年南京风雨飘摇之际，我党地下工作者龙飞与白敬斋的二女儿白薇同窗相恋以后知道白薇身份，于是受地下党委派，潜入紫金山梅花组织总部，企图偷取记有梅花组织人名单的梅花图，失败逃遁。从此，梅花图音信杳无，图上的人名单成为悬秘……六十年代初期，港口某市潜艇设计图纸外泄，老虎滩出现一个伪装的女



“为伊消得人憔悴”，
1969年夏在北京北海公园。

奸尸；火葬场“闹鬼”，看门老头的假腿里发现发报机。此时，重庆废弃教堂的楼板上发现一只华丽的绣花鞋，而清洁工却横尸楼前。武汉长江大桥的哨兵遇到一个临产的孕妇，没想她腹部绑着一个炸药包……种种迹象表明，已销声匿迹十余年的梅花党开始蠢蠢欲动。我反间谍机关派出龙飞、肖克、南云等优秀特工人员，针锋相对，分头出击，有的打入梅花党内部，有的闯荡江湖，由此展开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惊险故事。

梅花党的系列故事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火葬场的秘密》、《一幅梅花图》、《龙飞三下江南》、《秘密列车》、《鹰坟》、《金三角之谜》等。绣花鞋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970年冬张宝瑞在北京颐和园“演讲”。